

# 巴黎圣母院

我阅读·我成长

原著：[法]雨果

改编：劫然



## 狂欢节的喧闹

话说 1482 年 1 月 6 日一清早，巴黎所有教堂的大钟发出轰鸣，惊醒了全体市民。那天并没有发生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，不过是“全巴黎欢腾”的双重节庆，也就是远古以来便有的主显节和狂人节。

按照惯例，这一天要在河滩广场燃放篝火，要在布拉克小教堂植五月树，要在司法宫上演圣迹剧。

所以这天，  
居民们全都  
关了门，  
商家们全  
都歇了  
业，男女



老少从四面八方三处指定的场所蜂拥而去。至于要去哪个场所，全由个人的兴趣而定。大多数市民涌向司法宫，他们在两天前就知道佛兰德使团要前去看戏，并且还要举行丑大王的选举活动。

通向司法宫广场的五六条街道犹如河口，一股股的人流不断地从这里前呼后拥注入广场，广场上人山人海，密密麻麻。这个巴黎人要摩肩擦背、推推搡搡、跌跌撞撞才能挤进的司法宫的顶部拥有着双合圆拱尖顶、雕花镶木、天蓝色彩绘、金黄色百合花图案，尤其是那一扇扇尖拱长窗上的彩绘玻璃五光十色，富丽堂皇。脚下是黑白相间的大理石地面。长方形的大厅宽敞无比，一端是闻名已久的大理石案，又长又宽又厚。一端是个小教堂，建筑精美而细腻，细节之处的精雕细刻，显出无与伦比的艺术造诣。对着正门的大厅中央，靠墙有一个铺着金线织锦的看台，这是专为接待佛兰德使团和那些大人物们前来观看而搭建的。

圣迹剧将在大理石案上演出。一大早，它就被安置妥

当。通常，要等到中午，当司法宫大钟敲响十二下，戏才能开演。这样晚才开演的原因之一就是迎合外国使团的时间。所以一大清早就赶来的熙熙攘攘的观众只好等待。人越来越多，原本宽敞的大厅变得越来越窄，人挤得都透不过气来了，而外国使团却依然不见踪影。人们开始抱怨了，责骂声此起彼伏，响成一片。

正午的钟声终于响了。人们期待着剧目的开演。可是，什么也没有出现。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，看台上仍然空空如也。太过分了！人们的情绪又再次激昂起来。

“ 圣迹剧，让佛兰德人见鬼去吧！ ”

“ 圣迹剧，让佛兰德人见大鬼小鬼去吧！ ”

“ 我们要求圣迹剧马上开场，不然，我们就把大法官当场吊死！算做一出喜剧、一出寓意剧！ ”

“ 先把他的几名警卫吊死吧！ ”

众人喊道。这些呼吁立即得到全场的响应！那四个可怜的警卫哪里受得了这样的场面，早已吓得魂不附体了。

恰巧这时候，更衣室的帷幔被掀开了，一个人钻了出来，人们顿时像中了魔法一样安静下来。那人神色慌张，全身战兢兢，边走边鞠躬，一直走到大理石案边沿。“市民先生们，”他说，“市民女士们，我们万分荣幸，将在这里，要在红衣主教面前朗诵，演出名叫《圣母玛利亚的正确裁决》。在下将扮演朱庇特。等红衣主教大人法驾一旦莅临，我们就开场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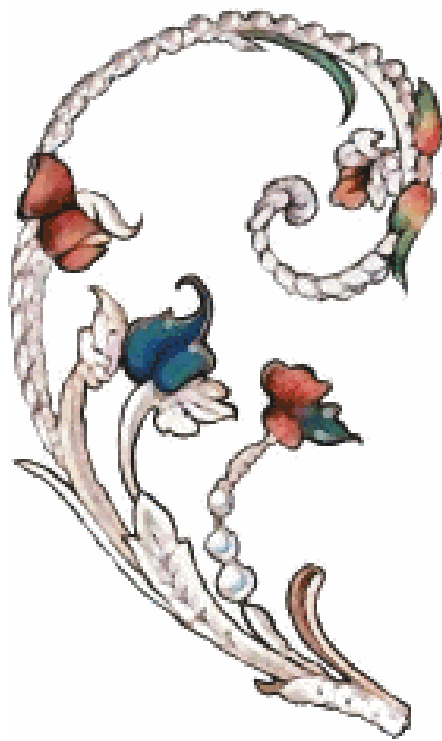
他的话非但没有平息众人的愤怒，反而让他们更反感，尤其是听到最后一句话，他们立刻被激恼了。

“立即开演！圣迹剧！”

“打倒朱庇特！打倒红衣主教！”

幸好有人出面帮他解了围。此人高个，身材干瘦，脸色苍白，一头金发。尽管额上有了皱纹，看上去还算年轻。他的眼睛炯炯有神，嘴角也带着笑意。他把朱庇特唤到跟前，叫他开演，至于红衣主教那里则由他去负责息怒。

朱庇特这才缓过气来，向众人宣布演出开始。欢呼声



顿时在大厅里  
回荡。

那个平息  
了风暴的陌生  
人正是今天上  
演的《圣母玛  
利亚的正确裁  
决》的剧作者，  
名叫彼埃尔·格  
兰古瓦。

帷幕掀起，  
走出四个人来，

一字排开。面对观众深深地鞠了一躬。乐队停止了演奏，圣  
迹剧开场了。四个角色都穿着黄白两色面料不同的袍子，  
手里还各拿着一样东西。第一个穿金银绣缎袍的人拿的是  
佩剑；第二个穿丝绸袍子的人拿着两把金钥匙；第三个穿

呢袍的人手里捧着个天平；第四个穿土布袍子的人手拿一把铲子。每人的袍子上还绣着几个大字，绣缎袍上的字是“我叫贵族”；丝绸袍上的字是“我叫神职”；呢袍上的字是“我叫商品”；布袍上的字是“我叫劳动”。听了开场诗，观众们才明白劳动娶了商品，神职娶了贵族，这两对幸福的夫妻共有一只漂亮的金海豚，他们要把它送给最美丽的姑娘。于是，他们走遍天下去寻找绝色佳人。这四个人物在台上滔滔不绝地抛出各种各样的隐喻，观众们耐心地听着台上的人说的话，但看得出来，最专注的莫过于作者本人了。他陶醉在观众的掌声中，陶醉在从演员口中所朗诵出的自己的深邃思想中。可惜，这种美妙的状态很快被人打破了。

一个衣不蔽体的乞丐，不知什么时候爬到看台前的飞檐上，正儿八经地端坐在那里，向人展示他满是脓疮的手臂和破衣烂衫，乞求人们的怜悯。学生约翰瞧见了他的鬼样子，哈哈大笑起来，并且大声嚷道：“瞧呀！那个病鬼在乞求施舍呢！”

演出被迫终止了，观众的头全都朝向那个乞丐，乞丐见是个好机会，便露出一副可怜相，用凄惨的声音喊道：“大家行行好吧！”

格兰古瓦浑身冰凉，这个插曲简直要了他的命。他冲着台上嚷道：“演下去呀，见鬼！你们倒是演下去呀！”好在全场渐渐安静下来，序幕继续上演。

不一会儿，贵宾看台的门开了。门官宣告：“波旁红衣主教大人驾到。”

### 丑大王的诞生

再也没有比这样的话更让人感到威力四射的了，尤其是格兰古瓦，在他听来，简直要震破他的耳膜。倒不是因为他多么畏惧或藐视红衣主教大人，他既不怯弱，也不高傲。正相反，他多么希望红衣主教大人能亲耳听听他序幕中的丰富寓意。他看见观众们听得全神贯注，仿佛心醉神

迷的样子时，心里有说不出的愉悦和陶醉。可红衣主教大人偏偏在这样的情景下突然进来，将会给他造成怎样的影响啊！

不出所料，整个  
大堂骚动起来，  
所有的头颅全  
都转向看  
台，所有的  
嘴巴全都重  
复着一个  
词：“红衣主  
教！红衣主  
教！”其他  
的什么也听  
不见了。多  
难的序幕再



次被迫中断。

红衣主教的确是个大人物，他能到今天这样的地位，也确实不容易。他小心谨慎地和周围的人周旋，巧妙地躲过了“虎穴”和“狼窝”，历经千辛万苦，否极泰来。回想起来不免心有余悸。

且说他进场之后，面带微笑，显出几分谦和的姿态，然后露出沉思的神情，走向那张猩红丝绒的太师椅。他身后的那些主教和神父也随之走进看台，他们的出现让观众们更加兴奋不已，更加好奇，因此场上也显得更加喧闹了。人们指指点点，说出他们知道的名姓。最猖狂的莫过于那帮学生了，他们扯开嗓门，叫骂着，毫无顾忌。今天是个好日子，是个快活的日子，胡作非为或随意谩骂又算得了什么呢？

红衣主教似乎并不介意，按照习俗，今天本来就可以瞎闹。让他心烦的倒是和他同时进入看台的佛兰德使团。这些爱喝啤酒的佛兰德人不过是些乡村小吏，却让他——

一个法兰西人——来款待，这实在有点勉为其难了。谁让他要讨好国王呢？这恐怕是最无聊的谄笑了。

门官通报：“奥地利大公殿下特使先生们驾到！”紧接着四十八名特使一对一对入场，人人神态端庄，个个身板僵直。惟有一人，长得尖嘴猴腮样，脸上透着圆滑、精明和狡诈。红衣主教一见，赶忙趋步向前，对他深鞠一躬。此人名叫纪尧姆·里默，深得路易十一的赏识，经常为这位国王出谋划策，甚至插手国王的机密要务。当然，所有这些，观众是一概不知的，看到红衣主教如此尊敬他，不免有些惊诧。

正当两人相对鞠躬时，一个头戴尖顶毡帽，身材高大，虎背熊腰，身穿皮袄的人混在织锦绣缎衣着华丽的人中间，门官把他当做迷路的马夫当场拦下。“你这东西，没长眼睛呀？看不出我是和他们一块儿进来的？”洪钟般的声音引来全场的目光。门官再一问，原来是卖袜子的。这可怎么通报呢？见门官为难，纪尧姆·里默走到他跟前，悄声对

他说：“您就通报雅克·科坡诺勒，根特城法院的文书。”红衣主教也在一旁附和，没想卖袜子的不高兴了，“不对，奶奶的！雅克·科坡诺勒，卖袜子的！听见了吗，门官？就是卖袜子的，大公先生要买手套，不止一次光顾我的袜店。”全场顿时爆发出快乐的笑声，掌声不断。一句俏皮话，巴黎人一听就明白，所以特受欢迎。或许因为科坡诺勒是平民，而周围的观众也是平民，所以他们之间的沟通可说得上是一拍即合。

看台上的人一个个就位了。刚巧，袜店老板就坐在乞丐的头顶上。他看见了这个怪人，便伸出手臂，拍了拍乞丐的肩，乞丐猛一回头，两人对看片刻，竟然笑了起来，还当着所有人的面拉起手来，旁若无人地说着话。这一奇特景象让观众雀跃兴奋，大堂里一片欢腾。惟有大理石案上的四个彩色“木偶”不知所措地站着，台子旁的格兰古瓦更是焦虑不安。可惜，人们已经把他们忘到九霄云外去了。

格兰古瓦可不是那种轻易认输的人。他不停地在为重

新演出而忙活，但显然观众们已经没有先前那份看戏的兴致了。全场勉强恢复了平静，戏刚一重演，门官通报的声音便不时地穿插进来，因为看台上的人还没有来齐，这大大地破坏了演出的效果，无论戏再怎么精彩，也没有人关心了。更何况，袜店老板的一席话把观众的注意力都引向别的地方了：“我弄不懂那是不是你们所说的圣迹剧。原先跟我说的可不是这个，是约我来参加狂人节，选举丑大王的。”接着，他侃侃而谈了一通如何产生丑大王的评选规则，一番话着实有趣，吸引了大多数人。不知不觉观众们的兴致全投入到丑大王的选举上，全场情绪高昂，惟有格兰古瓦一人瞠目结舌，无言以对。

不一会儿，选举活动准备就绪。按照规定，参赛的人，无论男女，必须先把脸蒙上，躲进小教堂里，等到轮着的时候，突然露面做出怪相，谁被公认为最丑陋，谁就是丑大王。

在科坡诺勒的指挥下，怪相鬼脸的表演开始了。一张



张嘴都在呐喊；一双双眼睛都在闪电；一个个人都化为怪相。望着丑态百出的表演，人们的情绪被激发到了极致，他们兴奋地跺着脚，狂呼乱叫。在一阵吼叫之后，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，丑大王被选出来了。

那是怎样的一张脸啊，可以称得上是名副其实的鬼脸，那样子要多丑有多丑，参加比赛的人一看见这张脸，全都甘拜下风。

只见那人红棕色的头发倒竖在大脑袋上，眉丛中露出一只小小的左眼，那只可怜的右眼完全消失在一颗突起的大肉瘤之下，在两片厚如老茧的嘴唇里面藏着参差不齐的牙齿，一颗长牙抵着厚唇，使他一笑便有种狰狞的样子，而他的神态中混杂着的忧郁、狡诈和惊奇，更使他成为一种难得的混合体。他的肩膀之间隆起的大驼背正好与他的鸡胸形成一种对称。不仅如此，他的下肢整个地错了位，从正面看去，他的两条腿恰如两把手柄合拢的弯镰。他整个畸形的躯体散发着一股无以言状的而又令人畏惧的强壮和

机敏。

更使人们欢呼雀跃的是，这个人的长相和体态原就是他的本来面目！霎时，大伙纷纷冲向小教堂，把这个无与伦比的丑大王抬起来炫耀。

“那是卡希魔多，敲钟人啊！巴黎圣母院的驼子！”有人认出他来。惊叹声混杂着议论声，此起彼伏。男人们开心地呼叫着，女人们则蒙起了脸。卡希魔多站在小教堂的门口，面无表情地望着大家，听任别人对他评论，一言不发。那个袜店老板科坡诺勒兴奋地走到卡希魔多的身边，对他说：“你这家伙挺有意思，我真想请你大吃一顿，你看怎么样？”卡希魔多没有理他。“奶奶的，你是聋子吗？”袜店老板有点恼了。

“他是聋子！”有人说。

“聋子？”袜店老板一怔，随即狂笑起来，“这个丑大王，真他妈十全十美！”

接下来，人们开始给这个十全十美的丑大王——卡

希魔多——打扮起来，为他做了冠冕和滑稽可笑的长袍，然后他坐在丑大王专用的担架上，由骑士们扛着，朝大街方向走去。卡希魔多看着这些漂亮的男士们一个个都在自己丑陋的双脚之下，不由得有些得意，显示出一副轻狂而又酸辛的喜悦表情。

格兰古瓦无奈地望着这一切，大堂里已经没有什么观众了，但他还想坚持下去。可是，一声呼喊把他的梦想彻底毁灭。

“爱丝美拉达！爱丝美拉达！”

演出再次中断，因为供演员上下台用的梯子不见了，被人拿去登高看爱丝美拉达了。

格兰古瓦虽不知道爱丝美拉达是什么意思，但他心里很清楚，他的圣迹剧的最后一点机会被这个爱丝美拉达给搅了。